

巩向东……著

新

编辑部故事

New Editorial Department Story



作家出版社

013044368

I247.57
2593

New Editorial Department Story



编辑部故事

巩向东 著



I247.57
2593



北航

C1652253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辑部故事 / 巩向东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63-6867-4

I. ①新… II. ①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5229号

新编辑部故事

作 者: 巩向东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任凌云

插图设计: 碧悠动漫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印 张: 33.5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63-6867-4

定 价: 3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 谁主沉浮	001
二 冬天里的一把火	034
三 谍中谍	050
四 拜见岳母大人	078
五 招聘启事	105
六 向前！向前！向前！	137
七 男儿本色	153
八 二雁来了	171
九 火眼金睛	194
十 女人都是高科技	224
十一 幸福指数	242
十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65
十三 我要上市	280
十四 安二爷鉴宝	302
十五 未来的主人翁	322
十六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340
十七 都是小三儿惹的祸	357
十八 你敢测DNA吗？	375
十九 非诚勿扰	393
二十 身未动，心已远	412
二十一 将择校进行到底	429
二十二 养生之道	445
二十三 爱心总动员	460
二十四 再见，2012	480
二十五 WWW风云榜	502

一 谁主沉浮

正像戈玲在最新一期《主编的话》中所慨叹的：“乾坤斗转日月沉浮，人生就像大海中的航行。我们《人间指南》就是茫茫人海中的灯塔，就是漫漫旅途中的指南针。《人间指南》与您相伴，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二十年……”

二十年一晃儿就过来了。

二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儿。可以让《人间指南》变成铁打营盘流水的兵，可以让戈玲从编辑变成主编，也可以让她从未婚女青年变成李冬宝的前妻和李子果她妈。当年，李冬宝死盯戈玲，极尽软硬兼施之能事。戈玲使劲端着，半推半就，欲擒故纵。最后俩人实在演不下去了，一拍即合，互相从了。要看李冬宝和戈玲的结婚照，俩人幸福得像两朵花儿。但相爱容易相处太难，一转眼，俩人离婚都有十多年了。

“谁也别跟我提李冬宝！”李冬宝成为名人以后，戈玲总喜欢这样说。

但是还有后话，“我唯一念他好儿的就是他给了我一个女儿！”

李冬宝不当“知心姐姐”以后，混进了娱乐圈。活该他时来运转，赶上那两年丑星走红，李冬宝歪打正着，一不留神在影视圈成了腕儿，火得一塌糊涂。据说目前正忙着拯救中国电影，业余时间也不闲着，老在电视上帮人卖牛肉面和电话卡。戈玲坚持认为这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她有李冬宝的话为证——

“李冬宝说吧，多亏我当年把他自尊打击得一点儿不剩，他才破罐破摔进了娱乐圈。我觉得他这话是为数不多发自内心的。”

这么多年过来，戈玲本色不改，那张嘴依旧伶牙俐齿，说尖酸刻薄也行。这些年久在江湖，这看家本事就没撂下过，杀伤力比从前还加个更字。布尔乔亚那股劲儿也还照旧，浸到骨子里了，去不掉，时不时老得矫情一回，就是跟五十的岁数有点儿不搭。其实戈玲压根没觉得自己老，她心想自己的状态跟小姑娘那时候没两样，还年轻着呢。要不是九〇后那鲜嫩的脸蛋儿老在眼前晃悠，戈玲真不信自个儿都五十了。

想当年在编辑部，戈玲和李冬宝都是意气风发的改革派，经常跟以牛大姐为代表的保守派两军对垒。可是时过境迁，面对现在编辑部里的年轻人，戈玲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成了当年的牛大姐。戈玲不服气，更加嘴不饶人，可岁月不饶她，偷着一照镜子，脸上纹路都往下走，确实老了。

当初编辑部那拨儿人，掰着手指头数数，退休的退休，去世的去世，跳槽的跳槽，就剩下戈玲还坚守着编辑部这块阵地，算得上是硕果仅存。

婚姻上戈玲没实现从一而终，铁了心要从事业上找齐，坚守《人间指南》这块阵地。可是风云突变，传言说《人间指南》即将停刊。那一天，戈玲正式进入更年期。

感情失意，好在事业还算得意。前些年，戈玲作为《人间指南》编辑部的唯一元老，毫无争议地成为主编。李子果上大学走了，她独身一人，又没什么别的爱好，真正做到了以编辑部为家。编辑部成了戈玲生活的支点。时光如梭，戈玲发现自己越来越爱编辑部了，没丈夫行，没情人也行，没编辑部还真不行。

当前所有纸媒的日子都不好过，戈玲花了不少力气，就这么受累，也没能挽住《人间指南》的颓势，发行量一年不如一年，大势所趋，不变不行了。

编辑部的人耳听八方，整编的消息还没正式公布，他们早都知道了。想当年在老编辑部，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想当主编，戈玲和李冬宝还联手竞选来着。可是如今在新编辑部，大伙对当不当主编没多大兴趣。现在这人们都开窍了，主编又不算什么官儿，除了多操心受累，工资又多不了多少，何必呢？如今工作流动这么快，杂志黄就黄了，再换别的家儿呗，用不着非得一棵树上吊死，傻不傻啊！

就拿摄影记者、美术编辑袁帅来说，《人间指南》停刊甚至未必不是

好事。袁帅在圈里小有名气，所谓职场达人，一直有杂志要挖他，所以《人间指南》真散摊子他也不愁没活路。

袁帅并不帅，相当名不副实，所以这名字其实是他心中永远的痛。袁帅出生于一九七九年，亲身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细分，袁帅并不属于正宗八〇后，但他总愿意把自己归为此列，死活得跟七〇后划清界限。

袁帅一向以情圣自居，自从看过一本《我的一生》，就把那个叫卡萨诺瓦的意大利色狼奉为知己和导师，借鉴其泡妞大法，照猫画虎，结果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袁帅从不怀疑自己在情场的杀伤力，他认为跟他在职场的受欢迎程度大同小异，到哪儿都引发哄抢，跟谁好不跟谁好，一不注意就得罪人。而他又是个无比怜香惜玉的人，不忍心伤害任何一个女子，所以导致他至今未娶。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不偏不倚。

袁帅对异性发生兴趣确实早于常人，据查是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具体表现是拿大白兔奶糖利诱小女孩接吻。到了中学愈演愈烈，发展到酷爱在女生面前演发哥。如此种种，令人后脊梁发冷，他却津津乐道。

命中注定，袁帅这辈子就得跟美女打交道。作为《人间指南》的摄影记者，他的本职工作就是给明星拍照。袁帅还真不是花心男人，照他的话说，他只不过天生就特别向往美好。

袁帅爱抖机灵但不招人烦，善于把一切都拿来调侃，嘴上挺开放，骨子里其实未必。有了他，编辑部气氛立刻活跃多了，不然缺少这么个插科打诨的人，有时候还真不行。袁帅知道自己是编辑部的中流砥柱，所以才一直没有毫不犹豫地跳槽。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是爱编辑部的。

与袁帅相比，生活版兼财经版编辑刘向前已然四十不惑。当年他高考差几分，没正式上过大学，望子成龙的刘书友逼着他通过高自考好歹拿了个大学文凭。刘向前在国企工会当宣传干事，算是那儿的笔杆子，尤其擅长刷标语写黑板报。几年前，刘书友千方百计通过关系把他调进编辑部，让他正式成为了文化战线的一员。

刘向前没上过正规大学，又是从国企出来的，自己觉得“文化底蕴不够”，底气不足，生怕编辑部的人看不起他，老想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所以就憋着劲地抖机灵，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有一个说法，谁能把爱好跟工作合二为一，那就算谁这辈子幸运。地球上一万个人里边，也不一定有这么一个。刘向前就是这万分之一。

刘向前高自考学的是财经专业，本人就是个财迷。他们两口子工资加一块儿不多也不少，他变着法儿地理财，按比例匀开，或基金或股票或债券，反正得让它钱生钱，而且还都有理论出处，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发财致富不大可能，刘向前没那胆略，小康还没问题。现在个人投资理财是热门，这是刘向前的长项，他负责这个版块，正好水到渠成。

凡是生活过日子的事儿，刘向前样样拿得起来。就比如日常买东西，刘向前是他们家采购员，哪种东西在哪儿卖，哪家店卖得便宜，哪家超市又促销了，他都门清。你就按着他说的去，准保物美价廉。连女人东西也不例外，他老婆的衣服都是他买，眼光不错，又会砍价儿，一来二去，戈玲买东西都找他参谋。

刘向前会做饭，而且爱做，你不让他做饭他不高兴。给他一棵大白菜，他能给你变出一桌宴席来，还保证像模像样。去哪儿吃饭，什么菜只要让他尝一口，他就能说出怎么做的来，而且回来就能如法炮制，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生活版交给刘向前，他那些本事一点儿没糟践，全使上了。

编辑部的人全算上，数刘向前活得最现实，也数他小日子过得最有滋味。职业体面，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娶了个老婆聂卫红，虽然说不上如花似玉，而且还凌驾于丈夫之上，但被刘向前哄得一心一意跟他过日子。别人有的自己差不多也都有，小富即安，刘向前比较满足。同事们都做不到他这样，甭管年轻年老的，都活得不够真实，多多少少有点儿拧巴。只有他能做到如鱼得水，那张胖脸老是白里透红神采奕奕，好像天天都是幸福生活，大伙说社会主义优越性全体现在他身上了。

幸福生活不是白来的，刘向前善于经营。过日子过日子，日子是过出来的，你得会过。刘向前跟当年的刘书友不一样。刘书友是有钱舍不得花，老省吃俭用，那叫抠。刘向前不是。他比刘书友会生活，他认为钱是为享受生活服务的，该花的就花，关键是怎么花。怎么花钱是门学问，深了去了。刘向前敢说自已没花错过一分钱。他善于精打细算，而且有板有眼，每一分钱都能花在刀刃上，用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回报，这叫天分。

要是非得把刘向前跟他父亲刘书友联系到一块儿，就算他是刘书友的升

级版吧。

大伙儿工资都差不多，怎么就人刘向前那么滋润呢？编辑部的人聘请刘向前当理财顾问，谁有大的支出，必定先问问他。除了跟他学花钱，编辑部的人也想跟他似的钱生钱。

要给大伙儿讲理财，刘向前能连着讲一天一宿，而且还讲不完。他分析世界经济形势能引经据典振聋发聩，然后评论股市也能高屋建瓴一套一套的，就是一到具体操作上，势必吞吞吐吐，让大伙儿特别着急。

刘向前不是成心留一手，他是不敢冒险，轻易不敢下手。看得是挺准，但是谨慎有余，总晚一步，步步踏空。就有一回，刘向前得着内部消息，在编辑部大伙儿揶揄下，下狠手率众抄底，结果失算，编辑部集体大赔钱，所有人都埋怨，弄得刘向前连着俩月抬不起头来。后来刘向前想明白了，财经需要宏观，这不是他强项，加上胆小，所以从此以后他只评股不买股。

别看刘向前业务能力一般，对单位人际关系那一套可是滚瓜烂熟。按照他的经验，要想在单位站稳脚跟，必须得有个靠山。编辑部里，主编就是最有力的靠山，所以刘向前对戈玲表现得特别没说的，一切行动听指挥，还处处维护戈玲的权威，以戈玲左膀右臂自居。为了表示跟戈玲关系不一般，刘向前跟戈玲不叫主编叫“戈姨”——从刘书友那儿论，这辈儿没错——越人多时候越这么叫，弄得戈玲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

为这事儿，戈玲还专门跟刘向前谈过，让他往后别这么叫，大不了几岁，听着别扭，再说她还没这么老。哪知道让刘向前改口还挺不易，该这么叫还这么叫，戈玲没脾气，也就随他了。

刘向前是那种一有情况就第一个跳船的人。刚刚听到《人间指南》解散的传闻，他就已经开始四下活动找领导安排调动了。一切依靠领导，这是刘向前职场生存的法宝。

对停刊传闻表现最为淡定的当属何澈澈。

都说人小时候长得好看，大了准咧咕。何澈澈就不。何澈澈生下来就眉清目秀惊为天人，现在更是出落得让男人惊艳，让女人惭愧。但他却泰然自若，并不因此嚣张，更不具有攻击性，温良得像个食草动物。

何澈澈是学计算机的，把《人间指南》的网站搞得有声有色。主编戈玲认为，作为一个九〇后，难得这么敬业。何澈澈显然并不喜欢“敬业”这

个词，他更习惯自我评价为“专业”。

何澈澈有两个业余爱好，一是睡觉，二是占卜，但为了占卜可以不睡觉。据说他看手相的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江湖先进水平，随时都能自立门户，凭这个养家糊口。袁帅和刘向前很认真地让何澈澈给《人间指南》的未来算了一卦，何澈澈煞有介事地掐诀念咒，直到把那两个人等得心急火燎，才幽幽道了一句：

“命数未尽，有惊无险。”

“完了澈澈！这回算是砸牌子了！”

袁帅对何澈澈的预测不以为然，背起长枪短炮，开着被他DIY得斑斓炫目的越野车，径直去酒吧会晤老金。

老金是一家八卦杂志的主编，一直游说袁帅给他干。

“你要给我干，不用别的，天天晚上就来这种地方一蹲，他们露头你就拍！我就不信没绯闻！”

袁帅不满：“金主编你说让我当视觉总监，可没说让我当狗仔队！”

“别说那么难听啊！狗仔队怎么啦？没有他们，谁替广大群众监督明星大腕的一言一行？谁能让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这么着，这些人还胆敢乱说乱动呢，要没狗仔队镇着，他们还不得篡党夺权？！知道你们《人间指南》为什么垮吗？就因为对狗仔队的重要作用视而不见！痛定思痛啊！”

袁帅虽然知道老金这是歪理邪说，但面对现实，他又无力反驳。

酒吧里人满为患。舞台上，一个过气歌星正气喘吁吁地唱法语歌。坐在底下的安妮实在听不下去，不等他唱完，就端着酒杯走上前，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你唱的吗？”安妮穿晚礼服，操一口方言，带几分醉意，弄得那唱歌的还真猜不出她身份，“你以为同胞们不懂法语，就可以胡唱？俺懂法语！俺听出来了，你就是瞎哼哼！”

安妮说话不拐弯儿，唱歌的急了：“普通话还没说利落呢，你还懂法语？去去去，别捣乱啊！”

安妮据理力争：“俺咋不懂？俺是刚从苏格兰学成归国的，海归！”

安妮确实是海归。她原名安红，出生于中国山东，原本就是一土妞，女大十八变，若干年后，安红苏格兰留学归来，叫的是外国名，说的是外国话，开的是外国车，吃的是外国饭——从里到外一律跟国际接轨。

海归也分品种。其中一种最常见，就是哪怕在外头吃糠咽菜，一回来也得皱着眉头嫌这嫌那，老“你们国内”“你们国内”的，瞅哪儿都不顺眼，哪儿都不如他们国外。国内的问题都明摆着，都明白，大伙也不满，也指天骂地，也跟外国比，这是真为自己家的事儿着急。洋毛子跟二毛子不是，他们是讽刺挖苦看笑话，连带显摆自个儿，生怕别人拿他当中国人。要不是回了趟老区，安妮真就彻底拿自个儿当国际人士了。那一回，玉米粥跟大煎饼一端上来，她胃口大开，再不用跟吃西餐那样端着、假着，这才恍然明白自个儿还是那个老区人民的女儿安红。

“俺明白了，再洋也是假洋，中国胃变不了！”

从那儿以后，问题来了——安妮、安红成了一个钢镚的两面。海归安妮人前显贵，但只要一杯小酒下肚，老区女儿安红立马原形毕露。她今天就是在和朋友们尽情对酌之后，展现出性情中人的一面，结果当众发威。活该这唱歌的倒霉，正好撞在了枪口上。

“一嘴的胡辣汤味儿！你还海龟？怎么爬上岸的？”

对方的反唇相讥把安妮气得双目圆睁：“你可以侮辱俺个人，可是你不能侮辱俺们家乡著名的风味小吃！”安妮借着酒劲，老区女儿的性情一上来，抬手照着那人就是一巴掌。对方没承想安妮如此生猛，慌忙招架，舞台一时大乱。

见此情景，金主编以为缘起劈腿、艳情，登时来了精神，两眼炯炯放光，一把揪起袁帅：“拍！拍！《始乱终弃，某某某遭痴情女追杀》，独家现场照片，对开两个P！拍啊！”

袁帅推脱不过，举着相机跑过去，啪啪一通拍。安妮发现有人拍照，撇下唱歌的，横眉立目地冲过来抢相机，袁帅赶紧套近乎：

“咱不是外人儿！我跟他是哥们儿，按说我都应该叫你声嫂子！”

袁帅认定了唱歌的与安妮关系不一般，谁料安妮怒目圆睁：“嫂子？你胆敢占俺便宜？”

“怎么占你便宜呢？你跟他什么关系？我叫你嫂子这不理所应当嘛！”

安妮凤目圆睁，用英语骂了句粗话。袁帅没听懂，只当是句客气话。

“您别客气！”

安妮咬牙切齿：“俺骂你咧！”

“不可能！骂人话我都熟！”

“没文化！俺用英语骂你咧！”

“不可能！English我懂！”

“苏格兰英语你也懂？”

袁帅这才相信：“合着English骂街也兴带口音的！你骂的什么？你敢拿母语再骂一遍？！”

“好话不说二遍！”

安妮志在必得，双方你进我退，辗转腾挪，一举一动竟像极了探戈。乐队心领神会地加以伴奏，更令袁帅与安妮的表演天衣无缝，就连那唱歌的都看直了眼。

“嫂子，这让咱哥瞅着多不合适……”

“跟俺叫安红！”

“安红？”袁帅觉得不妥，“直呼其名这不合适……你喝多了！”

袁帅不敢恋战，瞅个空子跳出圈外：“英语嫂子怎么说？”

“sister-in-law！”

“Byebye sister-in-law！”袁帅跳下舞台，逃之夭夭。

第二天一到编辑部，袁帅把在酒吧拍摄的照片一展示，立刻引起了刘向前的浓厚兴致，指着照片上的安红一个劲儿打听。

听袁帅添油加醋地讲罢来龙去脉，尤其是得知这样一张八卦照片市场价不菲，刘向前大为嫉羨，掏出随身计算器开始算账。

“这钱挣得也太容易啦！早知今日……你们都不知道，当初李冬宝走时候，本来说让我接替他的，我嫌这工作累，就没接。我要是接了，袁帅哪轮得着你呀？挣钱多，还天天看美女……”

正说着，窗外响起轰鸣声，只见一辆酷炫机车疾驰而来，划出一道漂亮的半弧，戛然停在空地上。车手摘下头盔，一头长发瀑布般倾泻而下。这女孩二十出头，眼睛特亮，背包上拴着一个HELLO KITTY的布偶。袁帅的越野车引起了这女孩的兴趣，她绕着车转了一圈，东摸摸西看看，然后夹着头盔朝楼里走来。

隔着窗户，袁帅目不转睛地盯着，并想入非非，“别是上咱编辑部来的吧？”话音未落，有人敲门，靠门最近的何澈澈起身开门，出现在门口的正是那位机车女孩。



袁帅两眼放光，赤裸裸地打量那女孩，把对方盯毛了。

“请问，这是《人间指南》编辑部吗？”

“是是是！”袁帅迫不及待地跨步上前，“找知心姐姐？我就是！”

女孩乐了，“你……知心姐姐？”

“情况是这样的——”刘向前凑过来，一副权威的口吻，“原来李冬宝是知心姐姐，李冬宝走以后，本应该我当知心姐姐的，可是我肩上的担子已经很重了，就转让给他了！”

“一般她们跟我都是电话沟通，还有QQ、MSN、微博，先聊，有感觉就见面儿。大多数都聊得特好，一见面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十有八九都恐龙。不过你是第一个例外。你QQ号多少？加你微博也成！别说让我猜——女祭司是你吧？草莓高跟鞋？还是奥特曼之母？都酷爱跟我聊……”

袁帅笑成了一朵大菊花。女孩盯着他，很狡黠：“原来知心姐姐是网恋杀手……”

“啊，你误会了！我是说像你一样的热心读者……每当他们在人生中遇到困惑和烦恼，就会向知心姐姐倾诉，在我循循善诱的启迪下，他们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勇气。我知道，你一定遇到了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莫悲观莫沮丧，来吧，请你向知心姐姐敞开心扉……”

袁帅夸张地伸开臂膀，女孩吱溜一闪，躲到了何澈澈身后：“他是咱编辑部的吗？整个儿一花痴！”

“他也就嘴上花，永远口号大于行动。”何澈澈给女孩吃定心丸，“放心吧，这里是安全区。你到底什么事儿呀？”

女孩从包里取出一封介绍信，“我是来报到的！”

那三个人都傻了。

女孩没注意这一细节，接着问：“谁是主编？”

刘向前立刻上前，“本人姓刘名向前，家父刘书友你一定跟全国人民一样耳熟能详，你叫我刘老师就行。主编不在的时候，一般由我负责。”

刘向前从女孩手里接过介绍信。袁帅和何澈澈都凑过来，冲着脖子看。

“欧小米……”

“新闻系研究生……还真是来报到的！”

袁帅一步跨到欧小米面前，热情地伸出双手，“我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缘分哪！”

刘向前纳闷：“编辑部说话就解散，怎么还往里进人呢？”

“解散？”欧小米吓了一跳，紧接着无比沮丧，“我怎么到哪儿哪儿解散呢？上个月我去一电影杂志解散了，上上个月去一时尚杂志也解散了，今天刚到《人间指南》，又解散了！”

袁帅乐了，更觉得这女孩可爱了，“雷曼兄弟解散跟你没关系吧？改天您受累去白宫溜达一趟，趁热打铁把美国政府给解散了，让奥巴马也亲自下回岗！”

“你说我找个工作容易吗？！昨天晚上庆祝我被《人间指南》录用，借钱开一Party。不带你们这样儿的！”欧小米夹着头盔往外走，袁帅胳膊一伸，拦住去路：“别走！话没说清楚就想走？”

欧小米没心思，“知心姐姐，改天我再向你敞开心扉成吗？”

“嘿嘿，成！”袁帅说明用意，“我记一下你QQ是……哎，不对！我意思是说，谁说《人间指南》要解散啦？本人郑重声明，《人间指南》绝不解散！”

不光欧小米，连何澈澈和刘向前都愣了。何澈澈赶忙把袁帅拉到一边：“你别再吓着人家……”

“哥哥我在《人间指南》都快熬成千年老妖了，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一个这样面相的，说什么也不能让她逃脱我的魔掌啊！”

“解散不解散，你说了也不算啊！”

“拖一天是一天！为主力部队赢得时间！”

袁帅回到欧小米面前，一派英雄豪气：“欧小米同学，《人间指南》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杂志，出现今天这种局面，本人要作深刻检讨。我不应该太谦虚谨慎，太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以致放松了对办刊工作的总体指导和把握。今后，我们是革命同志了，你和我要拧成一股绳儿……”

“你是谁呀就跟你拧一股绳儿？”欧小米觉得匪夷所思。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袁帅，叫我帅哥就行！见到我，你就会发现原来帅也可以这样具体！”

见袁帅用力扮帅，欧小米小声嘟囔：“我知道了，帅只是你的理想！”

只有何澈澈听见了，噗嗤一乐。

“咱们都是同龄人，八〇后，有共同的世界观方法论共同的网络语言共同的生活习性……”袁帅继续滔滔不绝，欧小米打断他：“不对吧知心姐姐，

谁跟你是同龄人啊？你哪年的？”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袁帅自知不理直气壮，便自嘲，“这事儿怪我爸我妈！晚几个月我就不就名正言顺八〇后了嘛！非让我赶早儿，说是跟中国改革开放共同成长，邓爷爷那儿等着呢！”

欧小米笑得发自内心，之后又怅然。

“舍不得走了吧？”袁帅认为有机会。

“要不解散就好了，我还真就扎根闹革命了！”

“姑娘，这就是人生！”刘向前做出通达世事的姿态，“人生是什么？以我的阅历，人生就是花钱买东西，很难称心如意。我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人间指南》垮了，所以我把眼闭上。”

说着说着，刘向前一看表，立刻打住话头，转身去拿兜子：“哎哟，坏了，光跟你们说话了……沃尔玛开一早市，别看菜价贵，能随便择，掐尖去叶，差不多分量呢，里外里一合，比农贸市场便宜！哎澈澈，戈姨来了就说我……”

袁帅、何澈澈异口同声：“市场调研去了！”

刘向前使劲点头，拎着兜子兴冲冲地走了。刘向前刚走，戈玲就来了。得知欧小米前来报到，戈玲异常兴奋：“欢迎欢迎！队伍壮大了，这有力说明领导是力挺咱们的！新兵也好老兵也罢，我希望咱们每个人都不当逃兵！”袁帅积极地向戈玲献计献策，目的在于赢得欧小米的欣赏：

“主编，我认为咱们刊物风格应该来个大转变，突出娱乐性。现在是全民娱乐时代，吸引眼球，注意力经济……咱们《人间指南》要紧跟时代步伐，来一个华丽转身！”袁帅取出那一摞照片，“您看看这个——明星、劈腿、八卦、暴力，全齐了！老金重金收购，再重金我也不给他！我给咱《人间指南》留着，重振雄风就靠它啦！主编这期您给我两个P，再加上您妙笔生花，咱弄一图文并茂——八卦谁不会呀？保证大卖！发行一上去，看阶级敌人还能奈我何！”

戈玲却严重犹豫不决，“发行上去了，可是品质下来了。我们《人间指南》一向注重思想性和文化性，这种东西有点儿低俗吧？”

“这就看怎么理解了。现在不求美名远扬，但求臭名昭著！你们说是不是？”袁帅向欧小米、何澈澈寻求支持，但两人无动于衷。

“我再慎重考虑考虑吧！”戈玲表示，“不过，袁帅积极献计献策这是好的！我们也可以想想其他办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嘛……”

欧小米灵机一动，“我们可以利用名人效应啊！”

戈玲很有兴趣，“哎呀，还真是！小米你给我提了个醒，名人有社会影响力，要是声援我们一下，肯定能引起反响。哪个名人最合适呢？”

“就那个，脑袋特亮一脸坏笑怎么瞅怎么不像好人那个……对李冬宝！我听说他原来就是咱编辑部的啊！找他！他能替人家卖牛肉面卖电话卡，怎么就不能替咱们鼓与呼呢？他可是咱编辑部灌溉培养出来的。是不是主编？”

欧小米哪壶不开提哪壶，袁帅和何澈澈一个劲儿朝她挤眼示意，欧小米全没领会。戈玲脸耷拉老长，恶声恶气地说了一句：“李冬宝？要饭也要不到他门儿上去！”

戈玲说的是横话，心里其实特想麻烦李冬宝。戈玲不恨李冬宝，她也恨不着人家。当初是她非要跟李冬宝划清界限的，说还是当年半推半就那种感觉回味无穷，真一头扎进怀里也就索然无味了。在主编办公室里，几番转磨磨之后，戈玲终于说服自己——为了《人间指南》找李冬宝，表明她大公无私。于是，她毅然拿起了电话。

听到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戈玲怀疑自己打错了。

“请问这是李冬宝电话吗？”

对方说：“我是他经纪人！有什么事儿说吧！”

“这事儿恐怕还得跟他亲自说……”

“您太不专业了！”对方很不以为然，“我是他经纪人——经纪人什么概念？经纪人就是除了吃饭上厕所他本人亲力亲为，别的一概由我代劳！”

“麻烦您告诉他我是《人间指南》……”

戈玲委婉地提醒，不料遭到对方断然否决：“指哪儿也不行！见他必须预约！要是今天约上，天儿凉怎么也排到了。有饭局提前报菜谱，我们得审，吃什么不吃什么维生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多少卡路里，要量化到毫克单位。保卫你们就别管了，不专业。特种兵一个班服役期满，我们连锅儿端了。哎，顺便问一句，《人间指南》是车载的还是航空的？有多少个城市地图？”